

柳开文集版本考略

李可风

宋初著名古文家柳开的文章，在宋代已经其门人张景汇编成书，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均有著录。

柳开，字仲涂，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九别集类下载“柳仲涂集一卷”，并云：“集乃门人张景所编，欧公尝推本朝古文自仲涂始。”陈振孙《直斋书录题解》卷十七别集类中载“柳仲涂集十五卷”，并云：“门人张景为行状及集序，宋朝为古文自开始，然其体艰涩。”

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全袭《郡斋读书志》和《直斋书录题解》。

明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卷五别集类亦著录“柳开集十五卷”。《明史艺文志补编·经籍志·文集》称“柳仲涂集三册，残缺。”

清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载“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”，浙江鲍士恭家藏本。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著录较详，云：“《河东集》十五卷附录一卷，宋柳开撰，其门人张景编，附录一卷，为景所撰开行状。”又云：“兰溪柳渥川新刊本，抱经、竹汀皆有序。竹汀所见钞本序后有字一行云‘胥山蚕妾沈彩书’。”其后《续录》又云：“八千卷楼有旧钞本二部。四部从刊本。”

近代《书目答问》及其《补正》亦载《河东集》十五卷附录一卷，有乾隆间兰溪柳渥川校刻本，光绪间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刻本（合穆修、尹洙二家为《三宋人集》）等。

从上述著录情况可知柳氏文集在宋代已有刻本（何焯题记中言及，下详），元明两代可能无刻本，清代有两种刻本，一为乾隆乙卯刻本，一为光绪丙辰刻本。《柳开集》传世之本均为十五卷附录一卷，在辗转流传中未大见歧异。仅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已颇齐备，兹将其刻本、抄本分别胪列略考如下：

（一）《河东先生集》十六卷，明吴氏丛书堂钞本，三册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前无张景序，卷首皆无目录，卷数、序次、文字与诸本同。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。集凡十五卷，第十六卷为附录，即景所撰《柳公行状》。卷一之下有“铁琴铜剑楼”之印。此本空缺较多，如《柳公行状》结尾处“其公足以立制度施教化而建”以下缺。此本“通”字原钞皆缺末笔，据何焯云，乃避明肃父讳（详后）。但此本偶有朱笔点画校勘之迹，“通”字末笔又经朱笔添补之，疑为铁琴铜剑楼主人瞿镛所为。此本为明抄，乃今见最早之抄本，并成为传世诸刻本、抄本之祖本，校勘参考价值甚高。

（二）《河东先生集》十六卷，上海涵芬楼影印《四部丛刊》所据旧抄本（原抄本今未见），时代、抄者均未明言，唯其书前有“平江陈氏西畛草堂”数印。此本卷数、序次、文字与丛书堂本同。前有张景序、分卷目录。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。此本既不同于明丛书堂本避“通”字讳，又不同于其他清抄本避“玄”字讳（康熙玄烨之讳）。

（三）《河东先生集》何焯校本。据《柳河东集》乾隆乙卯刻本（详后第四个本子）所附录何焯题记及戴殿海跋，可知清代学者何焯曾以出自宋刻之抄本、明抄本互勘，使《柳开集》成为一个完备之本。其原本今虽不存，但有自其而出之刻本（乾隆乙卯本）、抄本（周星诒、柯逢时跋本，详后第六个本子），从中可见其端倪。何氏校本在清代影响较大，《柳开集》传世之本以其为底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。何校本既承宋刻、明抄而来，

又为不少清本所祖，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。

（四）《柳河东集》十五卷，二册，乾隆乙卯年开雕（兰溪文印堂藏板）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，此本前有卢文弨（抱经）序，柳氏门人张景所作集序，后附录景所撰《柳公行状》一卷，何焯题记二则及戴殿海《跋河东先生集后》。

（五）《三宋人集》（三种四六卷），光绪辛巳孟秋碧琳瑯馆校刊，内有《河东先生集》十五卷附录一卷，光绪丙辰孟冬刊于韩江官署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此光绪丙辰本与乾隆乙卯本之行格字体几无差别，唯有个别字之笔画稍显不同，显系据乾隆乙卯本翻刻。又，光绪本每卷之末均标“东陵方功惠重校刊”，而第一第二两卷之末仍标“兰溪裔孙柳景昂校字”，与乾隆本同，疑为疏忽所致，此乃翻刻乾隆本又一佐证。此本与乾隆本文字差异绝少，只有七处不同，多为光绪本误刻所致，但亦有对乾隆本改正之处，如“与尧舜比肩”之“肩”字，乾隆本误为“扇”，此本正之（卷十，八页）。此本较之乾隆本又增录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《河东集》十五卷附录一卷”条和《宋史·列传》柳开本传，置于集前。

（六）《河东先生文集》十六卷，清抄本，四册，周星诒、柯逢时跋，周李惠跋并录何焯题记。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卷数、序次、文字与诸本同，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楷书极精。张景集序后有一行字云：“胥山蚕妾沈彩书”，此与竹汀（钱大昕）所见本同，并有“胥山蚕妾”、“沈彩之印”，卷一下有“某谷”、“春雨楼校藏书籍”二印。书前有周氏、柯氏二跋。

此本卷后有朱笔所录何焯题记二则，文字同乾隆乙卯本，但有空缺，其后乃为周李惠跋，云：“外子新从福州陈氏借得《河东集》旧抄本，末有朱笔跋语二则，审非义门手迹，当出同时藏书家传录，而是书流传之渊源籍之考见，因附录卷末。元跋纸敝字损，缺之甚多，今亦仍之，以见旧式云。丁卯四月廿日会稽周

李惠记。”

此本虽非何焯手校原本，但亦出自何本，当与何本极近。其校勘参考价值亦高。

（七）《河东先生集》十五卷行状一卷，清抄本，六册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封面有“咸丰八年六月一日出滂喜园”字样。前有张景序，每卷有目录。半叶十三行，行廿四、廿五字不等，字楷书欠严谨。此本讳字不严格，如“玄”有缺末笔者，亦有不缺末笔者，其“然”字多有缺四点者，抄写疏忽较多，“焉”误为“马”、“古”误为“舌”等等。此本暂称“滂喜园本”。

（八）《河东先生集》十五卷行状一卷，清抄本，彭元瑞校，二册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前有张景序，每卷有目录，卷数、序次、文字与诸本同。此本字损处较多，卷五《与范员外书》：“先者仁以存其诚，义者制其体。务在”以下缺，并失去《答梁拾遗改名书》。此本之中，彭氏校改之处可见，如卷六《上王太保书》：“肯北而退乎”，彭改“北”为“此”，“虜使闻者南入深冀”彭改“闻”为“间”，又如《答臧丙第三书》：“若君子织其口而默其言”，彭改“織”为“緘”，等等。此本与乾隆刻本讳字同。

（九）《河东先生集》十五卷行状一卷，清道光十一年刘氏味经书屋抄本，二册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前有黄裳题记一则。

此本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字楷书颇精。与诸本同。黄校改处仅及卷一《默书》、《名系》、《字说》三篇，如“悦仇缓冤”，黄改“缓”为“绥”（《默书》），“其难也久”，黄改“久”为“人”（《字说》），不知何所据。

（十）《河东先生集》十五卷行状一卷，清读古楼抄本，二册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与诸本同。书后有钞者所录何焯题记一则（康熙五十年辛卯春日），又有钞者题记，云：“辛酉岁八月中秋林村居士复以靛笔改正五十余字。”半叶九行，行十八

字。不见校改之迹，当钞于校改之后。因其录有何焯题记一则，文字与周星诒、柯逢时跋本差别很少，疑其出自何氏手校本，不过又经他人校改五十余字，如卷八《与河北都转运使樊谏议书》：

“开逐曹帅馈粮伐燕”，“粮”字诸本皆空，独此本补之。

以上为第一个系统，祖承宋刻明抄，中经何焯手校，文字完备，广为流传于清代乾嘉之后。

（十一）《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》十六卷，清抄本四册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卷数、序次、文字与诸本同。前有分卷目录，无张景序，全书编有统一页数，自一至一百十七，百十七后尚有半叶。卷前有“南宫邢氏珍藏善本”、“高氏校阅精钞善本印”、“歙鲍氏知不足斋藏书”等印。故此本可能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柳河东集”下所注之鲍士恭（鲍廷博之子）家藏本。此本空缺少于丛书堂本，而多于其他诸抄本。此本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六字，字体亦精。卷十六《柳公行状》“建”字以下缺，与丛书堂本同，显系自其而出。

（十二）《河东先生柳仲涂文集》十五卷附录一卷，六册，孙文川用吕留良抄本校并跋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此本有分卷目录，无张景序，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字体不严整，信如孙氏所言，脱讹较多，如《东郊野夫传》有一处竟脱去四百余字。卷十六《柳公行状》“建”字以下缺，与前第十一个本子同。

以上为第二个系统，此系统似直袭丛书堂本而来，与何校本系统有一定距离。

可以看出《柳开集》之版本源流是比较清楚的。

附注：柳氏文集有三种名称：一曰《柳开集》，一曰《柳河东集》，一曰《柳仲涂集》。为不使与唐柳宗元《河东先生集》相混淆，本文叙述时称之为《柳开集》。

1984年7月于燕园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西省教育学院中文系